

教師節

一、

一覺醒來。

突然從迂迴的夢境返回，使她有片刻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。

她瞪著天花板，讓現實世界慢慢歸檔，然而原本空洞的瞳眸，卻漸漸隨著聚焦而驚恐瞪大。映入眼簾的並非房間的天花板，而是旋轉的吊扇。因為視覺的刺激後才感覺到背後堅硬如石。

她旋即坐起，發現不是睡在自己的床上，而是躺在教室正中間，原本排列整齊的課桌椅，在她身邊繞成一個大圓圈，她倉皇站起來，每張課桌上還殘留著燃燒過的蠟油，其中一張桌子，有一本燃燒過的國文課本，黝黑捲曲，僅剩〈論語選〉裡的孔子圖像完整無缺，獨自飄落在一旁。似乎有一個詭異的儀式，才剛在這裡進行過。

她全身顫抖，迅速撫摸自己的臉頰、脖子、低頭審視自己的身體，確定自己沒受到傷害，鬆口氣抬頭，
1
便看見自己工整的板書字跡還留在黑板上頭。然而在

板書的左邊，有紅色的粉筆寫著：

「國文科：葉彩怡。處分自理。」

葉彩怡嚇得倒退好幾步，臉色慘白，發出一種類
似呻吟的鳴噎聲，奮力推開擋住她的桌椅，拎高長裙
跑出教室。她一個人在空蕩蕩的走廊上奔跑，想衝進
鄰近的教師辦公室，握住門把焦急猛轉，並不斷拍打
門板呼叫，但門已上鎖，怎麼樣都徒勞無功。

她一面拍門一面膽怯的環顧四周，僅剩下這所學
校不該擁有的安靜，回應著她。

是夢嗎？是夢吧！她是否陷入無法醒覺的夢魘
中？或許剛剛的清醒並不是清醒，而是另一個更深層
的夢境裡？

懷著一絲僥倖，葉彩怡瘋狂的跑進廁所，想洗把
臉讓自己快點清醒，或者藉著水溫來確定自己是否在
夢裡。她扶著牆跑到洗手台前，手還沒碰觸到水龍頭，
鏡中的倒影，卻讓她再也無法壓抑的尖叫。

鏡中的自己，渾身顫抖，無力地靠在磁磚牆上，

前面的瀏海被剪去大半，整片額頭露出來，而就在她的額頭，被刺上一個歪斜且腥紅的字——「死」。

二、

現在是正午時分的操場，太陽正烈。但這支隊伍仍直挺挺的立於操場中間，汗水不斷自額間、鼻頭、人中冒出，卻沒人敢舉手擦拭，任由它們流至下巴滴落，他們每個人都做出最標準的稍息姿勢，雙腳與肩同寬，雙手放在腰後，右手掌疊在左手掌之上，抬頭挺胸的面對司令台。

如果他們不是穿著各色的便服，又高矮胖瘦男女老少不一，儼然是最標準的軍旅隊伍了。這支行隊，有人一臉憤怒、有人著急焦慮、但是大部分的人皆是膽怯惶恐的，有幾位甚至閉上眼睛默默流淚。

「可以先放了這些小孩嗎？那也是你們的同學啊！」一位來回穿梭於司令台與隊伍中間的中年婦女，咬著牙向司令台上站立的青年說道。

「嗯？妳忘了說什麼？」青年瞥向背後十來位被綑 3 綁在椅子上，一臉慘白的「同學們」，再回頭俯視中

年婦女。

中年婦女彷彿挨了一巴掌，深吸一口氣說：「報告」待青年點點頭，她才繼續說：「可以先放了這些同學嗎？」

青年微笑：「你是說這些孽種嗎？這些仗著自己是老師的兒女，平日就在學校作威作福的孽種嗎？」

一個女孩忍不住哭喊：「我們才沒有作威作福！」才說完，馬上被旁邊看守的另一名青年踹了一腳，連同椅子倒在地上。

司令台下的隊伍傳來一聲驚呼，一位女老師崩潰的幾乎要衝出隊伍。但才跨出隊伍一步，就連忙被旁邊的同事拉回來，男同事一臉警戒的拉著她，齒縫間擠出聲音警告：「噓！她沒事。」

「可是她被踢.....」女老師心急若狂的想辯駁，但突然聽到身後傳來球棒拍打手掌的聲響，連忙住嘴。跟著男同事繼續擺出最標準的稍席姿勢，但眼淚已經無法壓抑的狂掉。

司令台上的青年，笑看台下發生的小小插曲不語。然後示意同伴將跌在地上不斷哭泣的女孩連同椅

子拉起。

台下的中年婦女沈著臉說：「綁架罪很重。」

青年繼續微笑：「我原本上個月就想死了，怕什麼？」

「你不怕，你的同伴呢？其他的同學呢？他們的未來你有為他們著想過嗎？你怎麼可以爲了一己之私，這樣慫恿他們跟隨你？你想死就去死，其他人今天犯了這個罪，他們難逃法網啊，這件事情你們完全沒去顧慮後果，只爲了逞一時之快.....。」

話還沒說完，台下便衝來兩個穿著制服的一對男女，女生拉住她的髮髻、男生往她的肚子猛揍一拳。女學生不耐煩，對著痛到蜷曲在地的女校長說：「呼！怎麼都到這個時候還能囉唆成這樣？」

「阿難，我們可以多揍她幾拳嗎？」出拳的男生，即使方才的用力使他的眼鏡都歪了，但還是難掩興奮想再繼續「最好是打斷她的牙齒，然後用麥克風塞住她的嘴巴，一起丟到水溝裡。」

司令台上叫阿難的男孩，聽完以後哈哈大笑：「這 5
個有創意。晚一點可以試試。」

這位叫做阿難的男孩，約末十五歲。平頭、身高約莫一七〇，白色制服襯衫、黑色短褲，短襪以及一雙白色的球鞋，神情輕鬆自得，笑起來時，露出的虎牙還略帶稚氣，彷彿正與同學們在玩一場有趣的大地遊戲般。他左手插著口袋，右手握住麥克風，沈吟片刻，拿起麥克風一面對同伴交代，也說給台下的隊伍聽：「把校長大人跟後面的『同～學』綁在一起，讓他們欣賞台下的風景。給她中間的位置，謝謝她剛才幫我們整隊。」

正當司令台上的同伴們，七手八腳將女校長抬上司令台時。從旁邊的教學大樓中跑來三名女同學，氣喘吁吁的跑上台：「阿難，葉彩怡跑了。」

阿難眉頭一蹙：「誰？」

「311班的國文老師」

「喔，葉芭樂？」

「對，可能藥效過了她自己醒來，我們兩個只是去總務處拿繩子，怎麼知道一回來就不見人影。」

阿難煩躁的瞪著三位女同學：「拿繩子一個人去就
好啦，為什麼女生什麼事都要結伴？去找回來，對講

機帶著，聯絡負責校門口的同學。」

三名女生連聲稱是，拿著對講機便衝下司令台，往大門方向跑去。但一位老師逃走的這個訊息，讓阿難無法再輕鬆以對，校園不小，到處都是可以藏匿的地方，而他不願意低估一位在學校任教十多年的老師對於校園的熟悉程度。他拿起麥克風，嚴肅的對操場喊：「除了看守隊伍的 301 到 305 班，其餘班級全由班長率領，在全校各處搜查。一年級搜尋第一棟、第二棟大樓；二年級去活動中心、地下室、體育館尋找，三年級剩下班級尋找第三棟大樓，順便把還躺在教室的其他老師帶過來。雖然當初答應他們有些老師可以自己處置，不過這樣只是更糟而已，全部給我帶來這裡！」

方才制止崩潰女老師的男老師，看著台上發號施令的阿難，以及台下井然有序、全員出動的班級，冷笑低語：「這樣可以算我教得好嗎？」

「主任，有意見嗎？」刀子抵住男老師的背部，一名比他還高大的男同學，在他身後問道。

訓導主任黃俊德閉上眼睛，不再說話。

原來整座操場，不只有台下隊伍中的七十多位老師，全校學生大都圍繞在跑道上，每個人手上皆握持棒球棍、木劍、西瓜刀、比較嬌小的同學至少也拿著繩子、美工刀或掃把，黑壓壓的人群分爲兩道，聽從命令往穿越司令台底下。

這時，校園響起了午休鐘聲。老師們皆不自覺得一起抬起頭聆聽，這時，晴朗的天空，有一架客機飛過，幾位老師忍不住想開口對著飛機呼喊，但嘴巴一開，又自覺荒唐的忍住。

誰會發現呢？這個時候，校園外面應該一切都在正常運作吧？鐘聲依舊、牆外遠處的馬路上，仍有大卡車的喇叭聲，更仔細聽，還能聽到幾聲鳥鳴。說不定有幾戶人家，聽到鐘聲時，還能微笑想像自己的孩子正乖乖的走入教室內午睡。

誰會知道在這麼平常的一日，在平常的校園，竟然出現這樣的景象。

三、

這所國中，叫做孔孟國民中學，是一所位於縣內

的私立學校。創校已有二十餘年的歷史，在升學方面頗有口碑，全校每個年級各十二班，全校三十六班，約一千多位學生，校董重視升學、更重視讀書環境，所以花下大筆金費將整個學校布置的美輪美奐，大門是西式雕花的鐵柵門、路徑兩旁植滿各式的花卉，建築物全部紅磚建造，並且在牆上爬滿長春藤類的植物，企圖在華麗與古典之中取得平衡。因為環境精緻幽美，在地方上小有盛名，所以假日警衛還得應接前來取景的婚紗攝影。只要人家說起：「孔孟中學」，莫不附帶形容那所學校的美麗。

但一所美麗又優秀的國中，必須花費許多力氣來管理。所以教育常規不斷放寬標準的今日。孔孟中學仍舊堅持擁有髮禁、體罰、以及全校學生必須住宿等嚴格的規定。國小畢業之後，必須通過考試才能入學，所以每一位學生都具備中等以上的程度。

這日與平常的校園生活一樣，訓導主任黃俊德對著廣播器廣播升旗的訊息後，轉身與辦公室同仁打屁：「好，今天我準備剪刀了！教師節不能放假，靠這 9 個來發洩好了！」

訓育組長張老師拿著各年級的檔案夾，抬頭笑道：「你剪還是我剪？上次我剪的那幾個，有人打電話回家跟家長哭，還有報紙記者打來關切耶。」

黃俊德說：「再說吧！也可以做做樣子嚇嚇他們。反正今天教師節，教師最大！」

生活組長馮老師拿著杯水走進來：「剛剛葉老師來知會過了，311 的國文要利用升旗時間趕課。所以不出去升旗。」

黃俊德喔了一聲，習以為常的點點頭：「今天幾個班級不出來？」

「三年級有三班、二年級兩班，一年級全部出來。」

黃俊德皺起眉頭：「下次導師會議記得提出來討論，每個老師都趕課，那升旗乾脆取消算了。」

馮老師聳聳肩：「校長上次說過了，『還是尊重各位老師』」

黃俊德哼了一聲，看看手錶，學生應該都集合好了，連忙快步走向操場，但一到操場卻發現整座操場空無一人。黃俊德眉頭蹙得更深，張老師跟馮老師捧著檔案夾跟在後頭走來，也一臉疑惑的問：「噯？你剛

剛沒廣播嗎？」

黃俊德沒有回答，他嚴峻地走向距離最近的一間教室 209 班，靠在後門便朝裡頭破口大罵：「造反啊？怎麼還不出來升旗？.....你們在幹什麼！」黃俊德大驚，209 班的導師被五六名學生壓住，頭髮、衣服都有被扯過的痕跡，狼狽不堪，這名老老師的眼鏡掛在耳邊，眼睛透露出驚懼與焦急，但還沒來得及呼救，卻被主任身後出現的東西嚇到大喊：「黃主任，小心！」

兩位身材比黃主任還高壯的男同學，其中一位拿著一把西瓜刀說：「主任，跟我們去操場吧！」

才說完，不遠處的教室，突然衝出一位細聲尖叫的男老師，這位數學老師，平常以嚴格出名，動不動就棍棒處罰學生，但他現在卻被幾十位同學手拿教鞭追打。遠方衝出一名男學生見狀對著追出的同學大吼：「抓住他，先帶去操場。」說完便對著男老師鳴槍。子彈擦過一旁的樹幹，雖然沒有打中男老師，但是嚇得男老師當場腿軟跌坐在泥地上，連黃俊德都嚇得倒退好幾步，這輩子除了當兵，還沒在日常生活中見過 11 真槍.....，這孩子.....這些孩子到底想幹嘛？

這鳴槍響也響撤了附近的兩棟教室，每一位被挾持住而企圖反抗的教師，都因為槍聲而僵住。跟隨在後的張老師與馮老師，也不約而同被躲藏起來的學生群逮住，被迫交出手上的手機。

陸陸續續的，幾位老師被自己班上的學生押送到操場來，連同教師辦公室的老師們也是。個個倉皇又落魄，看起來皆受到不小的驚嚇。阿難就是在這個時候出場，原來他就是剛剛開槍的少年，阿難本名叫陳崇昌，一個很普通的名字、一個很普通的男孩。他一手槍、一手拿著麥克風走上司令台，微笑面對台下：「各位老師好，看來你們還不會稍息」。

「各位同學好，.....請稍息。幾歲了還學不會稍息？」

台下被壓制住的導師，發現作主的竟然是自己班上的學生，登時顏面盡失，恐懼與憤怒兩種情緒互相衝擊，最後抖著聲音對阿難喊：「陳崇昌，你幹什麼？快點下¹²來！」才說完，他就被自己班上的其他同學用球棒打

倒在地，抱頭哀嚎。

其他男老師看不過去，紛紛想擺脫學生衝去協助。但是敵不過亂棍，再加上「砰」的又是兩聲連續的槍響，更是使大夥驚嚇的蹲在地上。

阿難用麥克風說：「先升旗。」

管樂隊的同學繼續準備就緒的吹奏起國旗歌，旗手也拉起國旗。阿難在台上模仿平時校長主任站在司令台上對國旗敬禮的姿勢後。對著台下喊：「請注意。接下來是服裝儀容檢查。」

「請注意。接下來是服裝儀容檢查，各班導師請詳細檢查，不合格同學，我們就地正法。」

接下來的場面，對黃俊德以及其他老師來說，真是畢生最恥辱的時刻，他們每一位，被四到五名學生壓跪在地上。然後由另一位學生對著他們評頭論足，說得全是平常自己教訓學生的話。

「這種長度你也敢來學校？不知道今天要服裝儀容檢查嗎？」喀擦！

「你要成為我們班的老鼠屎嗎？」喀擦！喀擦！

「不準動，剪花你的臉我不負責！」喀擦！喀擦！

喀擦！

「這種長髮留給誰看？男朋友嗎？還是老公？」

喀擦！喀擦！喀擦！喀擦！喀擦！喀擦！喀擦！喀擦！

喀擦！剪刀的聲音此起彼落，在場至少每一位老師都被動刀，不僅長髮的剪短、短髮的剪更短，有幾位男老師，甚至被學生自備的剃刀從後腦杓剃過一道光禿禿的路。

被剪斷的髮絲飄落於操場的草皮上，在綠色的草地塗上一圈又一圈哀淒的黑色。幾位長髮變成短髮的年輕女老師忍不住大哭，卻絲毫不敢掙脫學生的壓制，學生們拿起剪刀玩得開心，各處傳出愉悅的笑鬧聲。

「我也要剪我也要剪！」

「哇，我把地理老師剪得好醜喔！你的英文老師呢？」

「這裡這裡，幫他剪成馬桶蓋。哈哈哈哈！」

14

彷彿這只是一場大型的勞作課，這群老師們只是

他們的手中的布偶。阿難在台上看得有趣，也忍不住對同學交代：「幫我留我們班的美術老師，她頭髮長，我等一下可以玩。」

黃俊德的頭髮原本就不多，幾位同學押著他的頭，削個幾下便興趣缺缺。但他頭被按在草地上，嘴唇接觸到泥土與草的味道，感受到自己的頭髮被削剪時，那股難以壓抑的憤懣幾乎要讓他衝動得跳起來與這群惡魔奮鬥。

但是他轉念想起學生握有手槍，雖然望眼看去持槍的同學不過就那位「阿難」，但是如果他們一反抗，子彈不長眼，傷及無辜怎麼辦？身為訓導主任的這幾年來，他面對過多少頑劣的年輕人，但是八年前被揍歪鼻子之後，他便很有技巧避免直接與學生發生衝突，畢竟家中有妻子、有孩子，如果自己受傷了，家人怎麼辦？工作怎麼辦？

其實這種念頭，在每一位老師身上都能讀到。老師會敵不過這群青黃不接的學生嗎？但是從未面臨過的恐懼就這樣毫無欲警的襲來，他們教書這麼多年，
15
從未想過當全校一千多名的學生暴動起來，他們該如

何自處，就算老師們聯合起來，一個老師也要對付十幾位拿著大小武器的學生，他們不是成龍、不是李連杰，他們只是一群奉公守法、想安穩度日的教職人員。彷彿平日一直很輕忽的一切，一些很理所當然的存在，突然變成巨大無比的怪獸，對自己反撲。原本教訓孩子的神氣，全因為這些未知的驚懼而萎縮。

「各位老師，希望你們都喜歡自己的新造型。有任何問題，歡迎下課的時候來找我。」

「不合格的同學，希望你們能喜歡自己的新造型。有任何問題，歡迎下課的時候來找我。」

阿難氣定神閒地說著「升旗應該要有升旗的樣子，許志其，把校長帶過來。」沒多久，校長便被好幾位男女學生一起帶過來。她的表情與其他教師一樣充滿驚恐與不安。她走到司令台下，抬頭看見為首的阿難，更是驚訝萬分，連忙說：「陳崇昌，你冷靜一點。你怎麼會有槍？小心我通知你爸爸。」

阿難回答：「說『報告。』」

校長以為自己聽錯了：「什麼？」

「叫妳說報告啦，頭殼裝屎喔？」幾個學生直接推校長的頭。彷彿只是在吐嘲跟他們同輩的同學。

「校長，我想跟您談談。」

「沒看到我正在招待貴賓嗎？而且，你忘記說報告！」

「校長，這件事情真的很嚴重！」

「沒有報告，我就當自己耳聾了。出去！」

校長憶起這段回憶，滿臉警戒地說：「陳崇昌？這一切都是針對我嗎？」見到阿難充耳未聞，她才更大聲地說：「報告，你這一切都是針對我嗎？」

阿難滿意點點頭：「光是針對你，是無法動員全校學生的。既然連校長都來了，那....請校長幫你的『同學』整隊吧，我要聽中央伍為準、向中看齊那一套喔。」

「陳崇昌！你.....。」校長還想再說什麼，卻因為一把亮晃晃的西瓜刀突然橫在她眼前而使他嚇到住嘴。

校長被押解到隊伍前面，滿臉憤怒的對著教師群說：「各位放心，我來處理，我們先盡量配合。」她看向黃主任，黃主任閉目搖頭，一臉大禍臨頭的慘澹模樣。校長幫這群教師整隊完。便被迫站在排頭，以往班長站立的位置。

「各位老師，你們有些人應該認識我！我是三年二班的陳崇昌。大家都叫我阿難。」阿難在所有教師都稍息好之後，開始以回憶的口氣說著：「我還記得，國一第一天升旗時，黃主任要我們在操場上站兩節課，我從那時就想像如果讓那些總是撐著傘的女老師，或者這些總是擺出神氣姿勢的男老師們，在我面前整隊站好的樣子，是何種光景？」

「各位老師，三年了，這種幻想在我的腦海中幻想三年了。有一天，我問其他同學，有人回應：他們想看老師們打掃校園的樣子，他們想拿窗戶上的灰塵抹在老師的臉上；有人說，他們想看老師跑十圈操場的樣子；更有人說：他們想剃光老師的頭髮。各位老師，沒想到隨便的一個話題，我們才發現每個人心中 18 都有這樣的想望.....所以，我們想實踐這個夢想。」

「這個學校很荒唐，儘管一直品學兼優的我，也覺得荒唐。」台下學生一片附和，阿難繼續說著「我每次都努力考第一名，有一天，我就是不想努力了，我疲倦應付這些考試，我打算讓自己休息一陣子時，我的導師——張文德老師」他拿槍的那隻手舉高，比向老師隊伍中的一角「我的英文老師——林雅容老師」，他的槍往左挪一點，「還有我的數學老師——孔翔瑞老師」槍再指向另一角落，被指到的老師皆一臉慘白，「他們，都不讓我休息，他們不斷利用所有的下課時間，把我叫過去，拿著我的考卷質疑我的能力。以爲我交了壞朋友、以爲我迷上網路遊戲、以爲我交女朋友」阿難嗤笑一聲「難道你們不知道我不想用功的原因，是因爲不想看到你們噁心對我充滿讚許的臉孔嗎？」他越說越激動，拿槍的手突然往上一揮。使台下的隊伍更加瑟縮，一旁鼓譟的學生，也都安靜下來。

阿難看著台下的動靜，笑笑：「怕槍嗎？你們不是怕拿槍的這個人，而是怕那個人手上拿的這把槍！老 19
——師——們，你們覺得，我們怕你們？還是怕你們手上

拿的成績、教鞭、怕你們任意運用言語就能摧毀我們的信心？你們其實心中想得也是自己，關心我們，是因為我們只是你們的業績！你們不斷比較各班的成績、彷彿死命衝業績的業務員，卻用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來督促我們，來達成你們的理想，切，說這麼多幹什麼呢？」阿難撇下嘴，不屑的看著台下錯愕的教師們。

「總之，我對這一切曾經消極的想死，我厭煩你們噁心的臉，我察覺到我厭惡你們厭惡到超脫一切，讓我想做些什麼，來平復我的心情，這種對老師的「不尊敬」曾經讓我難過與愧疚；我想跟校長商量看看，想討論我是否能獨立學習？我試過的，我求助過的。不過因為我忘了『報告』，所以，我現在來這裡『報告』了。」

「報告！」阿難忍住笑，突然對著台下的教師們立正，舉手敬禮「今天的教師節，用區區的一張卡片怎能訴說我們的情意，今天，來「教導」老師怎麼當老師，我們讓老師們教『師』節快樂，好不好？」

台下一千多名學生，高舉手上的武器道具，對著

司令台上的阿難，興奮齊喊

：「好啊！教師節快樂！」

四、

葉彩怡躲在桌球室裡，越看心越驚。她還是不斷哭著，一面撫摸額頭上隱隱作痛的「死」字，前幾天才跟同學上到有古人有罪者黥面的故事，沒想到今天卻被學生運用到自己身上。她知道自己是個嚴格的老師，她教導的班級，國文成績都很好，但看起來都不快樂。但她從不在乎，心中想著：「國中生不就這樣？我國中時也不快樂！他們成績好，自然以後就會快樂！」

但她怎麼也沒想到會發生這麼荒唐的事情，更沒想到自己會落得這方田地。她想幫外面的老師們做些什麼，但是自己也自身難保，八成的學生動員找她一個人.....。那三個女學生又為什麼選擇獨自處理她？

「寫信？這麼愛寫，我作文課可以讓你們寫得 21

夠！」她從後面無聲無息的取過學生桌上的粉紅

色信紙。

「老師，不要.....」女學生甲，羞窘地想搶過信紙。她不顧學生的抗議，朗聲唸道：「親愛的乾哥，其實上課還是挺有趣的，老師剛剛正說到鯨面，但我無法專心，我仍不斷想起你，想起你說過的話我們那晚討論的事情，至今仍迴盪在我心中。」

「老師，不要唸好嗎！」一旁的女學生乙跟丙也跟著請求。希望給朋友一點隱私權。

「好，我不唸，你們來唸，一人唸一句，不唸的話我全部記警告！」

她想起那天的場景，三個女生杵在講台上，邊唸邊哭。越想心越寒.....看來真的會被報復的很慘。她抹掉眼淚雙手抱胸，仔細聆聽外面的動靜，如果聽到腳步聲的話，就要趕緊轉移陣地。

但才這麼想，桌球室的門就被打開：「我找這間。」一個拿著棒球棍的男生，回頭跟同學說。葉彩怡嚇得趕緊躲在桌球桌底下。但才沒幾秒鐘，桌沿就探下一張臉孔：「老師，出來吧！」

葉彩怡抓住桌面下的杆子，眼淚直流死命的搖頭。這個學生她認識，是大過小過不斷的學生，成績差到不行、平日頂撞師長不說，據傳還跑去外面混黑社會，每次看到他，他乖戾的氣質總是讓她膽怯，沒想到今天竟然是被他找到。

「唉！」男學生看著哭到梨花帶淚的老師嘆息，再打量她額頭上被刻的字，閉了閉眼，朝地板上丟下一隻手機，低聲說：「教師節快樂！」

然後便快步掩上門，對外喊：「幹！這間找嘸！」

五、

操場的學生持續在教「師」中，找不到葉老師的學生們陸續歸隊，回到操場繼續參與這場盛會，三年級的學長姐們爭相上台發表對於老師的怒氣。有些人模仿老師平常說過的話，老師們常用的體罰。

「公民老師上次罰我們 301 班怎麼樣？」帶頭的學生站在司令台，接過阿難的麥克風喊。

「交互蹲跳五百下！」301 班全班瘋狂的大吼。

接著幾個男生便把公民老師推出隊伍，逼他交互蹲跳。

「生物老師上次怎麼體罰我們？」

「捧著顯微鏡跑操場」301班又是齊聲喊

「這樣蠢不蠢？」

「蠢！」接著又是一群人拿過一台顯微鏡，強迫生物老師拿著顯微鏡跑操場，並讓他的嘴巴含住載玻片。

場面正熱鬧著，阿難與幾位夥伴便聽見遠處傳來好幾輛警車鳴笛而來的聲音，警覺地交換視線，他迅速的搶過麥克風，氣急敗壞的對全校同學大喊：「全部就地解散，快！把所有道具迅速歸位！回到自己班上裝作沒事！快！」

阿難命令同學把老師的兒女解開，把椅子與繩子全部拿走，自己也衝下司令台，但發現自己手上猶有手槍，連忙將手槍擦拭乾淨後，丟在草地上。一面回頭對大家喊：「誰都不准撿槍！」然後跟著夥伴們一起跑回教室。

就地解散的速度之快，讓大批警察趕到時，只剩下無力跪坐在原處的教師們。生物老師捧著顯微鏡仍 24
不斷喘著氣，公民老師倒在地上抱著抽筋的小腿哀

嚟，校長暈倒在司令台上，由教師的子女攙扶著。而更多的女老師心有餘悸的互相擁抱痛哭。

十來位警察衝進操場，便看到這副狼狽的景象。一位警員走過去，用手帕撿起手槍，走向最近的一位老師，也就是訓導主任跪坐的方向：「老師，這把槍是學生帶來的嗎？」

黃俊德看著黑色的手槍橫躺在白手帕上，太陽照射在手槍上，讓槍管折射出一抹金屬光芒，看起來似乎沒這麼可怕了。但他仍一時間說不出任何話來，倒是眼淚，無聲無息的自眼角滑落，滴在白手帕的黑色手槍上。